

# 总 论



# 艺术的国家形象

——放言 2002~2003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

冯 远

“多出优秀作品，是繁荣文化的首要任务。”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集中反映。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不仅是一项繁荣文艺事业的重要举措，而且也是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落实十六大精神的具体措施。精品工程的实施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用国家财政的杠杆，来支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与生产，通过推动精品创作，建立调动艺术家和艺术院团的积极性，建立出精品、出人才的生产机制和管理体制。实施精品工程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将在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中，逐渐体现出来。

## 历史机遇 盛世机缘 共创机杼

2001年7月，继党的十四大、十四届六中全会和十五大都提出要多出优秀文艺作品的要求后，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

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江泽民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阐释，在全国引起深刻反响，并成为统领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纲领

2002年元月，朱镕基同志出席观看中国京剧院“名家名段”贺岁演出后，兴致勃勃地与袁世海、李世济等几代艺术家亲切谈话。他在勉励演员们要努力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剧目时说：“振兴京剧，发展京剧，我给大家当好后勤部长。需要钱，我给，只要能出好的剧目，要多少给多少。”是时，掌声热烈，群情振奋，京剧艺术家们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应和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党和政府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样的高度，这对繁荣艺术创作确实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机遇和机缘。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旋即指示职能部门，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研究工作思路，策划可行性方案。很快，一份综合性舞台艺术创作专项资金的申请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朱镕基同志立即批转分管教科文工作的李岚清同志处。岚清同志很快批嘱财政部、文化部：“请认真研究，学习镕基同志讲话精神，我们对京剧及其它重要剧种的精品创作要加大投入，这是文化的导向和宏观调控，请你们商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文化部和财政部的职能司局立即着手开展具体工作……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中国历史上艺术创作的繁荣时期之一，各地相继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舞台作品。如何把这段历史上的好作品，尤其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基础较好的作品选拔出来，经过加工打磨，成为艺术精品，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留下色彩斑斓的一页，这是我们设立精品工程的初

衷。工程明确由国家投入两亿资金，用五年时间推出五十台精品剧目。7月，“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获准立项，两部联合制订了工程实施方案、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和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文件，并成立了由两部部长出任组长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专家委员会。9月，工程办公室向全国各省市文化厅发出精品工程剧目申报的通知。10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六十六台优秀剧目经过激烈竞争陆续汇集到北京……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中央的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同月，在各地和有关部门、文化厅局、艺术表演团体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由文化部聘任的专家工作组的精心遴选，领导小组审定，确定了三十台剧目作为精品工程的第一轮初选剧目。12月，工程办公室向社会公布剧目名单并拨出专项资助资金，各地政府先后给予相同数额的资金作为配套投入支持剧院团加工修改剧目。精品剧目的打造工作得到了各省、市领导和各级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入引来各地财政的实际投入超出了预想的估计。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已经不仅仅是文化部门、艺术院团的责任，而成为所在地方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大事。精品工程的顺利实施，也使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调动起了中央、地方、广大艺术工作者，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共同支持艺术创作的繁荣和精品打造的热情。

2003年，紧随春寒而来的“非典”肆虐，但没有能够消解艺术家精益求精打磨作品的热情。初选剧目的加工修改，从剧本结构到舞台表演、从音乐声腔设计到舞美造型，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精雕细镂、力求完美……7月，“非典”疫情得以控制，各院团立即投入紧张的联排合成。暑热稍退，精品工程办公室即组派专家组和来自

入选剧目地区的文化厅局代表，连续三个月辗转十七个省市，观摩选拔推荐精品剧目，并采取就地随机抽样的方式征求广大观众对剧目的意见。10月，在中纪委驻文化部监察局的参与下，按照4:4:2的权重，由观众、专家、领导三方以票决方式确定了三十台剧目的排序。11月，经国家舞台精品工程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宰相刘罗锅》等十台剧目正式入选2002~2003年度精品剧目。结果一经揭晓，艺术界奔走相告，舆论鼎沸……

2004年元旦前后，十台精品剧目将在首都北京举行公演和隆重的冠名授牌仪式。届时，今年6月向全国发出征集优秀剧目通知，从全国六百三十部应征剧本中精心选购的推荐剧本也将同时公之于众。广大观众将通过剧场演出、影视、新闻报刊一睹经过全新打造的精品风采。为落实中央领导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积极开拓演出市场的指示，拟议中的巡演计划将于2004年仲春以后推开……同时，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剧目申报业已进入程序。按照领导小组高度重视、严格筛选、关注现实、注重现实题材作品、鼓励创新和原创剧目创作“异地共赏，异时共存”的要求，一批优秀新剧目将进入新一轮的精品打造……

### 大众情怀 精湛技艺 醇美境界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南朝梁·刘勰）艺术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而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大众是为文化作品提供丰富多彩题材永不枯竭的源泉。从广义上来说，人民大众既是舞台永远的“主人”，也是舞台艺术永远服务的“对象”。用平易虔诚的态度去营造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新型关系，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的愿望和需求。与其说艺术是在刻意追求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不如说艺术是艺术家发自内心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 and 对待大众与人生的一种亲近姿态。值得自豪的是，多年以来文艺舞台不断为社会和公众演绎着一出出精彩动人的戏剧众生相。而入选精品工程的这批剧目，则更是为广大观众奉献了像华子良、许三多、骆驼祥子、金子、安小花、潘冬子、江姐、渥巴锡汗，包括商鞅、刘罗锅、边一笑、魏征、莫高与月牙等这样一批生动鲜活、具

有丰富而独特审美价值的舞台艺术形象。这些在现实情境中似乎能够与你朝夕相处的生动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出作为“大众”群体中的“这一个”所具有的勤劳质朴、坚毅勇为、诙谐睿智、大写的人性品格，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其中不少形象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榜样，进而影响一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精神成长的走向。

舞台艺术作品要想激起大众的共鸣，从立意谋篇之初，就应当牢牢树立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观念。舞台艺术要想在最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可、欢迎，就必须认真虚心而不是虚与委蛇地潜入生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与社会基层的大众荣辱与共，真正成为照亮历史进步路径的薪火传递者，成为人民大众意愿和心声的代言者；摒弃身外的市俗浮华虚荣，以艺术良知者的眼光了解大众所冀所求，洞察大众审美取向，研究并提升大众趣味心理、捕捉并回馈大众关注热点，才能让艺术在与大众的亲近之中，追求思想内涵的广度与人性的深度，实现艺术创作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效统一，赢得大众的掌声与口碑。

如果说舞台艺术是一种梦想，那么编剧、导演就是要通过非凡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来实现舞台的理想境界，展示舞台艺术的精神景观，凸现人物形象灵魂中的独特之处。在这里，想像力与创造力给了像陈薪伊、余笑予、林兆华、张艺谋、戴英禄、姚远、李龙云、曹其敬、杨小青、陈维亚、胡明克、谢平安等编导以诗性的力量超越庸常现实、闪耀舞台艺术辉光的胆识与勇气，充分显示出剧作家和导演的思想深度、艺术品位和舞台驾驭的掌控能力。正是这样一批拥有着丰富想像力和原创精神的编导们，能够对社会、大众及其价值观念保持着高度敏锐的认识触觉和清醒的审美判断力，并且努力在消解重构、点化提升世俗经验和历史常识之中，让舞台的时空意象表现植根于精心构造的理想世界。使本来不存在的事物“梦想成真”，让本来庸常的事件显现灵光，令诠释舞台的话语映射出独特的审美价值，炫人眼目，摄人心魄，余韵绕梁。他们的艺术追求也许并不一致，话语和手法风格也各具特点，但正是借助了旺盛的

想像力，才得以冲破种种既定的樊篱，开拓出全新的审美境界。他们在一、二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圆熟的技巧，使舞台在他们的调度指挥下挣脱出平面叙事的影响与束缚，有效地直指角色的内心领地，再现人性深处的艺术真实。

无论是京剧、地方戏曲、儿童剧、舞剧、杂技等民族传统舞台样式，还是话剧、歌剧、芭蕾等舶来艺术形式，这些剧目各自所具有的形式特征、文化内涵与舞台艺术家精湛的表演魅力紧密关联。随着文化环境与艺术语境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维系着舞台各个艺术品种技艺传承的后人，都在艺术嬗变的进程中努力尝试着各种可能性，他们用现代审美理念诠释经典故事，用现代技术手段再现历史题材，用现代话语形式演绎当代人的喜怒哀乐，力图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可以说，这批经过加工修改的剧目，都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主题鲜明、戏核丰实、矛盾交错、张弛有度，加上可看性因素的有效融入，使剧目更具观赏性。京剧《宰相刘罗锅》的好听、好看、好玩儿；《贞观盛事》的谨严精致、典雅醇美；《华子良》的激情四溢、技艺纷呈；川剧《金子》的简约跳脱、虚实相生；闽剧《贬官记》的寓庄于谐、曲折离奇；越剧《陆游与唐琬》的文辞清雅、如诗如画；话剧《商鞅》的淋漓酣畅、炽烈凝重；歌剧《苍原》的悲凉沉郁、史诗品格；现代舞剧《红梅赞》的流动意识、新颖独造，以及杂技歌舞《依依山水情》的跳跃节律、天籁之声。加上像尚长荣、陈少云、孟广禄、尹铸胜、沈铁梅、朱善根、茅威涛、朱妍、孙杰、顾芃、幺红……等一批优秀舞台表演艺术家的精湛演技，改变了以往舞台形象塑造易于失之概念、人物性格单薄、内蕴浅白所导致的舞台艺术形象著名而不经典，名重一时却易于淡忘的局面，通过精心设计的造型扮相，声腔演唱，剧情对白和肢体语言调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风采粲然的舞台艺术形象。同时，经过全体演职人员的通力协作，依托着剧情主题、叙事结构的跌宕起伏，强化了舞台开放延伸、流畅灵动的特点，以及舞台上下、直接间接、戏内戏外互动如一的幻真境界和剧场氛围，构筑起一道道异彩纷呈的舞台视听景观。



## 民族品相 当代气象 国家形象

不能不承认，这批入选精品剧目的舞台艺术作品从严格要求来说，仍然还有着可以继续精打细磨的提高空间。但是从纵向发展的艺术史角度看，它们在世纪交叠的特定历史时期所显露出来的民族品相、当代气象，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舞台艺术的最佳成果和最高水平。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着舞台艺术的国家形象。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是这一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它从这个民族古老的祖先传承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更新，又始终保存着祖先的基因和特质，由此而形成这一民族共有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孙家正《关于文化创新问题》）那么，在当代中国艺术创作中始终打好“民族牌”就不是某种策略，而应当是一以贯之的战略。其目的不仅在于使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与传统的舞台艺术和西方同类艺术表现出某种优劣差异，而是通过我们创造更多的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艺术精品，使之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多样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以京剧、地方戏为例，民族戏曲、戏剧在今天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时代要求变革的呼声不断，但是在“守成”和“全面改革”之间，如何把握兼容民族精粹和现代形式，是当代艺术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实践证明，革故鼎新、“移步不换形”，是打破各种清规戒律，引入创新元素，综合民族艺术形式与当代审美趣味差异，寻求传统艺术与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审美契合点的有效办法。令人可喜的是，这批精品剧目具有着共同的优长——民族品相。其一是充分运用并且最大化地呈现出民族风格样式，精心设计，有效发挥了具有民族艺术特点的现代视听觉、表演技术，令人耳目一新；其二是适度采用了传统艺术中某些颇具特色的音调、旋律、图像、符号造型、包括虚拟的表演程式，并且恰到好处地兼容了一些外来手法和最新舞台技术，形式焕然一新又不破坏总体的作品风格；其三是调动多种手段营造舞台艺术的民族意味、意韵、意境，以满足观众的审美价值取向。无论是剧情结构的谋划经营，人物内、外在形象的塑造表演，还是舞台叙事的展开方式，都充分体现、糅合、兼顾了每一位

中国观众审美心理中自然诉求的喜气、和谐、委婉、圆满和形式、内容完美结合的追求，显示出在当代舞台艺术创作中所保持的民族文化品格和创新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丰富性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

民族艺术在不同时代应当创造出不尽相同的舞台形式和精神风貌，体现出应有的当代气象。这批精品剧目能够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得益在一，作品中人文理想的丰富体现。毋庸讳言，即便是那些产生于不同文明土壤中的传统和外来文化中属于精华部分的东西，也无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消极色彩，例如帝王思想、权谋观念、忠孝节义、性别歧视和诸如三寸金莲式的“伪精华”以及当前某些远离崇高、瓦解理想，崇尚西方现代感官享乐意识等，这都是不足取的。当代舞台艺术的创作必须努力追随人类进步的思想潮流，将人文关怀精神，现代民主思想，平等、自由、人道、博爱等观念意识与传统的、古典的历史题材以及现代伦理观念，现实社会市井俚俗中的寻常百姓生活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渗透到像《商鞅》、《金子》、《红梅赞》等这些能够超越历史的作品精神的现代性之中。得益二，在于艺术语言的独特呈现。语言，作为传达思想和沟通情感的惟一桥梁，具有着“怎么说”、如何“艺术地说”的展示功用。不同的题材被置于不同的时代，可以创作产生出不同的舞台形象语言、舞台艺术语言和舞台技术语言，只有语言能够准确地传达出不同时代文化环境中不同人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以及人所关注的主题深度，并且发挥语言的魅力，去叩击当代人心中那块最为敏感的柔弱之地，进而调动起情感和审美的兴奋点。我们能够感受到艺术语言在像《宰相刘罗锅》、《贬官记》、《陆游与唐琬》、《贞观盛事》等剧目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性和现代意味。得益三，在于舞台形式的新颖显现。舞台确实是一个限量，但舞台的空间又具有无限性。在有限的区域空间，力图用以一当十的洗练手法或锦玉满堂的铺陈手法来演绎小戏、大精神，大戏、多时空，在舞台语言被充分挖掘的今天，不啻是对创作家智慧才情的莫大考验。现代舞台科技手段的升级换代，使舞台空间的丰富性和可利用性被不断拓展；而声、光、电技术的最新成果，又将为舞台营造渲

染各种具象、意象、抽象的情境和意境提供实现出神入化、若梦若幻理想的技术手段。毫无疑问，当代艺术气象的呈现来源于艺术家对当代艺术精神的把握与张扬，我们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依依山水情》、《大梦敦煌》以及舞美设计师黄海威、高广健、曾力等人的作品中感受到了技术力量与创新精神一旦擦出火花，将迸发出何等绚丽的光芒以及无尽的潜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部精品剧目的打造成功，并且真正能够留得下，立得住，传之久远，均非一蹴而就，有的甚至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加工修改。此次精品剧目的评荐，竞争激烈。还有一些优秀作品，例如以生动的人物形象，精美的舞蹈语汇，声情并茂地揭示人性中追求光明与理想，还有着不俗票房业绩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大梦敦煌》；曾获多个奖项、演出超过三千场，彰显诚实、善良、勤劳的中华美德，清纯、健康、快乐的儿童滑稽戏《一二三，起步走》；以及充满着戏剧冲突，反映军人命运变化的话剧《爱尔纳·突击》等均以微弱分差未能入列。相信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完善，它们完全具有再次冲刺并胜出的强劲实力。即使是入选此次精品剧目的作品，虽然从题材选择的角度各具特点，但全剧的人物开掘、细节处理以及火候掌握也还有继续精打细磨的必要。此外评判艺术作品水平高下的是广大观众，但是作为观众群体的一部分又担负着特别使命的专家、领导有责任通过艺术批评来把握、引领导向。精品剧目还要欢迎批评和争论，经得起评论家的诘难、市场的挑剔和时间的检验。

还要说明的是，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代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众审美需求的选择日益多样。实验性、探索性剧目和各种新形式的舞台艺术创作，都应该享有广阔的发展天地和生长空间。只要是富有民族精神，时代气息，充分挖掘展示了当代人，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和当代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追求美好理想又新颖独造，并且显露出上乘品相的作品，即便稚嫩、粗糙，都应当得到鼓励。这就要求我们的观众、专家慧眼识珍，以宽容、理解的态度支持这些作品的创作修改，为促进舞台艺术创作的百花竞放，让更多的经典传世、更多的精品存世、更多的新品面世营造良好的环

境氛围。

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面对着日益加剧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激荡，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不能置身于全球文化语境之外。当代中国的舞台艺术创作惟有以世界眼光取代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地域观念，主动参与到交融与竞争的历史潮流中去，重塑当代中国的艺术形象，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世界性文化语境确实影响并改造着民族艺术的理念，但是不能消解和从根本上改变它。当世界性文化语境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为民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推广、播散的空间和历史机遇，文化语境的价值取向及其相关的文化、艺术理念将会逐步得到这个民族的认可，并把这种交流、碰撞转化为创新变革的精神动力。而当这种世界性的文化精华和创新精神，成为各个民族的“共同财富”和“共同价值”之时，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国家形象也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同与尊敬。

中国是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和艺术的国度，为人类文明和世界艺术宝库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的文化形象则被描述为一个疲弱、保守的形象，甚至是遭受着曲解和贬抑的边缘形象。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西方为证明自身的进步和文化中心霸权地位而设计出来的，并且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渗透的殖民化对象。今天，每个国家都意识到了努力维护自身形象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经济持续增长，正在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国家文化艺术形象的重塑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艺术，以其在文化交流中的无语言障碍优势，将超越国界，超越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创造智慧与成果，宣传艺术的当代中国形象。正如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来自于好莱坞的影视作品及其文化产品一样，法兰西、美利坚、英伦人民心目中最直观的中国形象也将得之于当代中国的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期最高艺术水平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依托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and 在国际演艺市场中竞争能力的提高，将会更多更强地向世界传播，并以此重塑艺术的中国形象。

# 当代舞台艺术的壮丽画卷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述评

王文章

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前进，为我国舞台艺术的发展灌注着新鲜的创造活力。2002~2003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台精品剧目揭晓，这些剧目，正是当代艺术家敏锐地感受时代气息和时代脉搏，把握舞台艺术创造的自身规律，以对时代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去开掘表现题材，塑造人物形象，色彩缤纷地反映社会生活，揭示多样化题材蕴含的丰实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具有真理力量的时代精神的精心之作。这些剧目，以较高的艺术性及其揭示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呈现的观赏性，为广大观众所充分肯定，并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目前舞台艺术创作的整体水平。

十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剧目，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古代题材及近现代题材，其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无不与今天的时代有着贯通的联系，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和追求。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及对现实世界、历史与人生的真知灼见，给人以荡气回肠的艺术震撼力。这是这些剧目能够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的重要原因。

京剧现代戏《华子良》和舞剧《红梅赞》，是

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两部优秀作品。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影响人们价值观的情况下，革命历史题材和革命战士的形象会不会与今天的观众产生共鸣？共产党人本来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是感情冷漠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有豪迈理想、坚定信念，勇于追求理想目标，舍生忘死的热血男儿、巾帼英雄，而他们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群众的愿望、理想是一致的。在《华子良》和《红梅赞》中，华子良与江姐是英雄，但也是普通人。华子良在特定的渣滓洞非人生存状态下，装疯卖傻，面对敌人不能恨，面对战友不能亲，面对亲子不能认，面对老妻不能爱；敌人监视，战友唾斥，父子误会，夫妻含悲。孤独和屈辱，对战士而言，何如浴血沙场，慷慨赴死！但华子良为了战友的生存，在虎口里与敌人周旋，他对战友的情，对妻儿的爱，在忍辱负重的付出中作了深切的表达。剧中可看做华子良艺术符号的石榴树，是华子良的形象写照。华子良在奉命脱离牢狱时，爱抚着那棵与他心灵相扶走过十多年的石榴树，唱的大段“反二黄”，苍凉悲切撼人心魄，抒发的正是他压抑在胸中的千种滋味、万般豪情。观众与华子良产生共鸣，甚至为之泣下，既有他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也有他对战友、对亲人的时时牵挂，英雄和普通人，在他身上统一为真实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的感染和心灵的洗礼，怎能不会是长久的呢？

《红梅赞》脱胎于经典民族歌剧《江姐》，以独特生动、极具个性表现力的舞蹈语汇，艺术地再现了重庆渣滓洞死难烈士为革命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江姐和华子良都同样是从小说《红岩》中走出来的人物，在《红岩》出版四十多年以来，有多少不同的艺术体裁和形式对江姐这个人物做了艺术表现。作为优秀的共产党人，她的理想追求、思想情感，在特殊环境中经历磨难的人生态度，无疑都给人以激励。但同样的问题是，今天舞剧的艺术表现，会不会像过去一样使江姐的形象给人以震撼魂魄的艺术感染？为此，舞剧《红梅赞》的创作人员提出“为时代而舞”。丰富、激越、自由的现代舞蹈语汇，优美而又具冲击力的音乐，极具视觉联想的舞台美术，演员娴熟的表演技巧的运用，使江姐的形象更增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从现代舞剧的表现特点出发，不重叙述故事情节，而是通

过几个联结的点：江姐受刑、叛徒指认、小萝卜头慰藉独囚的江姐、牢友和即将遇难的小萝卜头母子与蝴蝶嬉戏、革命者从容赴死、婴儿与五星红旗艰难诞生……去表现忠贞与背叛、生命与死亡、高尚与卑下、善良与残酷、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对比，不仅使人鲜明地感受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泣鬼神、惊天地的英雄壮举和九死不悔的革命气节，同时，这些艺术对比中蕴含的对具有普通意义的人性、人情、人道心性的呼唤和升华，都深化了这一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主题，给人以更多的心灵的浸润。应当说这是抱着“为时代而舞”创作精神的艺术家以更深刻的思考追问历史，做出具有新的深度的题材开掘。

在舞台艺术创作中，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历史题材领域一直是艺术家们表现的热点。历史与现实之间总有某种内在的物质和精神的联系，而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使观众能够感知这种联系，是历史剧同今天的观众产生共鸣的关键。京剧《宰相刘罗锅》、《贞观盛事》、闽剧《贬官记》、越剧《陆游与唐琬》、话剧《商鞅》等都不是局限于仅仅描写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本身，在努力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丰富形态的同时，这些作品都立足于社会的现实土壤，在历史境域中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使今天的观众得到思想、艺术感染力的震撼。

《宰相刘罗锅》以连台本戏的形式，将民间演义故事呈现于京剧舞台。对这类题材的艺术表现，一般很难洗刷其庸俗之气。但《宰相刘罗锅》不见庸俗之痕，题材的喜剧性、观赏性更得到充分强化，京剧本形式美的价值也得到充分张扬。戏中“博弈”入赘六王府到审放乾隆、因诗获罪等一系列亦庄亦谐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都会使观众产生与现实思考对应的心灵呼应，不由你不作出是非褒贬的评判。引人品味的戏剧内核和它具有强烈喜剧性、观赏性的表达，自然会使人连看不厌。闽剧《贬官记》演的是“不知哪朝哪代”的一个故事：四品知府边一笑因娶青楼女子为妻，被巡按崔云龙贬为七品县令。戏以边一笑审案和崔云龙察人两条线索结构一系列喜剧情节。崔云龙识得边一笑，边一笑却不知崔云龙，由此产生的二人互代审案、吃回心饭、喝悔过酒等精彩纷呈的情节，都使

人在忍俊不禁中得到识人不易的领悟。该戏导演吕忠文曾在导演构思中写道：“把时间、人物、事件推得很远，而把思想内涵拉得很近”。不知哪朝哪代、何年何月的故事，揭示的思想认识的隔膜，今人也需要穿越。

京剧《贞观盛事》、话剧《商鞅》都是具有思想、艺术震撼力的力作。《贞观盛事》以历史镜鉴关照现实。唐太宗胸怀博大，从善如流，却也对魏征的犯颜直谏、不屈不挠恼怒不已。然而，盛唐时代确有雄阔之气，李世民毕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英主，最终还是做出了克私欲、纳忠谏的抉择。贤臣明君，直谏纳谏，需要刚正和宽容，《贞观盛事》揭示了历史上一个独具风采的伟大时代的政治底蕴。《商鞅》以商鞅推行变法作为戏剧的中心事件，在话剧舞台上再现商鞅义无反顾与反对派的殊死斗争。但该剧没有把笔触停留在变法事件的表层描述，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剖析来倾听历史的回声和启示。商鞅的改革历程壮烈，人生结局惨烈，该剧有着豪放遒劲、慷慨悲壮的艺术效果。

戏剧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川剧《金子》无疑是一部杰作。改编自《原野》，但却是以新的艺术视角、新的艺术观念所作的创造性改编。该剧中的金子与《原野》中的金子有所不同，她成为结构情节、演进戏剧矛盾的主要人物，作者以人性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笔触，从人的本性阐释人的情感，金子是火与水的融会，她有“野叉叉”的野性，内心却充溢善良未泯的宽善。尽管《金子》结局仍然重复的是虎子复仇的故事，但金子人生挣扎所展示的女人的苦难，使改编后的金子形象表达了更深刻的反封建的人性呼唤。改编使金子与今天更多的观众结缘。

这些剧目与观众的联系，它们时代精神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它们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来的。正像前面谈到的《华子良》中的华子良、《红梅赞》中的江姐、《宰相刘罗锅》中的刘罗锅、《贞观盛事》中的魏征与唐太宗、《商鞅》中的商鞅、《金子》中的金子，都以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物的独特个性，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剧目思想深度的揭示，大都与这些人物形象个性塑造的独特性相一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精品提名剧目



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也都以其独特性而令人不忘。像粤剧《驼哥的旗》中的驼哥，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生活在岭南山区的身有残疾的小百姓，为保命，日本人来了举起膏药旗，国民党军队来了举起青天白日旗，满腹心酸无奈，时时惊怕不安。但在一场生与死的经历中，他终究醒悟：只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才是救星。驼哥从委曲求全欲生不能到奋起反抗的心路历程，充分说明只有小人物的觉醒，才是全民族的最终觉醒，而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驼哥生动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给人的深切感受是冲击心灵的。话剧《爱尔纳·突击》中的许三多，由父亲的拳脚造成的懦弱而内向的特有气质与性格，使之在与群体的融合中多有曲折，但他以执著、坚韧向前的吃苦精神，最终在军营的大熔炉中锻造成钢。许三多的经历是传奇的，这一舞台人物形象在军营冶炼历程中展露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同众多的这类人物形象相比，也是毫不雷同的。儿童剧《一二三，起步走》，是一台已演出三千多场的优秀剧目。戏中十五岁的山村女孩儿安小花跟随苏老师来苏州城参加少年语文提高班学习，苏老师急病住院，安小花为了减轻老师住院的经济负担，毅然去做钟点工赚钱。由此而引发的安小花与城里孩子孙发发等同龄人，以及师生之间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思想、行为、道德上的碰撞，带来人们在青少年一代教育问题上的沉思。安小花以超乎其年龄的责任感，以坚强乐观、勇于向上的品性，以银铃般的笑声，也以率真的意气面对周围那些关爱她或歧视她的人。最终美好的人间真情融合了剧中的大人和孩子，安小花的形象使现实生活中的家长和孩子都会得到完善自我的启示。但这些启示不是平面的灌输，是戏中安小花泼辣性格行为的自然流露。驼哥、许三多、安小花以其艺术形象的生动性、独特性，在当代舞台艺术创造的人物画廊上都会占有令人注目的位置。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会让观众多年后都不会忘记。就人物塑造达到的整体艺术性而言，这些剧目与十部精品工程的剧目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人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精品剧目，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舞台艺术的整体性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首先，它们比较注意立足本剧种特点，比较注意吸纳传统表演艺术形式的精粹，